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序

橫渠先生經學理窟序

此吾橫渠夫子之微言而門人之所記也故曰經學理窟若以為衆理之所聚其淵若窟而出無窮也予嘗細玩其辭說其於天下之理若指黑白而較堅脆言不踰越而理皆深造見之於行事無弗達矣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鮮而粉飾罷若夫子蓋周孔之後一人而已予友陜西按察副使山陰成君眘夫來守鳳翔以郿為夫子之里思欲表章其道會巡撫都御史

瀨江王公汝溫行部至郡而分守叅政石岡蔡君承之具陳横渠祠堂敝陋弗稱請公更事脩撰以表後觀公欣然從之遂以其事下蔡君及分巡僉事王君濬川與成君成之既而又曰廟貌者一方所仰而著述萬世所賴也東西銘正蒙語録世或盛傳而經學理窟與文集經說雖士大夫亦希覯矣君求而刻之廣厥視乎石岡君曰某幸有經學理窟可以謄繕於是出以示成君刻之既成成君以書來屬海序諸其首蓋以識刻時事使後人知所自始云耳而夫子之言讀者當自得之繇宋至於今學士大夫所論要不

可勝道苟徽質究其所以而曰能知夫子之為道亦
道聽途說者耳豈所以自通於夫子之門墻哉君子
弗取也

送東谷序

東谷子由崑山改盩厔居盩厔者三年乃以考績上
京師過予為別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
覩近遡往慨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
詩成遂序以書之於卷嗟夫士於或居莫不以天下
之道是是而非非謂如契以要貸也然而天下之事
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或非非矣而或

是者於是聖人之道不能信於天下而姦詐之徒為
其所不當為獲其所不當獲者往往而是故小人亂
君子戎狄侵中國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
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橫議蒙疑於當時
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廉恥遵德
義者一二人往往憎於多口而貪饕僥倖之徒互冒
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
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縣不幸
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民安治興而譽弗
逮歷仕十年而貧寠憂否不得推餘於僕毀愈積而操愈

固行愈危而心愈銳因是則豈但可以首先關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劫回渡至百里不變乞還東谷子由吳抵秦關數千里而所遇輒若合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君毀譽憂患沓至乎前累吝無少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為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非真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且與丘則雖百周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蠡雜鬧于氏博考其政親見其為人而有美不詐抱器困借其過安歸

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深知東谷如予與漢陂石岡東巖涇野太微者況東谷非求人之知而為是者求人之知而為是則別有所為而不為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其詩曰惻惻遠行邁悠悠勞我心君子當路岐握手揚清音子實素心者棲遲良可欽世情重雷同薄俗鮮規箴今日送子去遙望南山岑南山秋風發志士意恒苦君如天上鴻我若道旁杜不能久踟躕徒使情縷縷君行已十月君還應及春大道直如弦我心難重陳昌朝惜賢遲君子念經綸頎中宿昔意通寸主隆斯民

東谷子草堂詩序

王子明叔揭其堂曰東谷草堂士大夫有記有賦有歌予雖不能坐其堂履其盛然讀其所謂記與賦詩與歌者則東谷已固畧無所遺失於是明叔以序屬予寃其名堂之義乃一循諸近代緣名以立字緣字以定號是亦所以借視乎名堂之義而因以致其丁寧之意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於理也德剛而陽柔而陰而明叔之暘蓋近積其易見而因著其無窮云爾何也暘日也天地之體如此其大且遠而其運如此其無窮非陽之爲德則息而不長而以暘與焉之麗

則暘又陽之精者故其光輝隨運而廣無有弗至乃其究使萬物各得乎遂而無遺故字王子曰明叔者章暘之德也暘之德明而其用使萬物各得乎明遂而無遺其義若已盡矣而猶以東谷識之明暘之方升而昧者融止者進作而愈光久而彌大其意若謙而其實則又要諸其本有始有卒之道也周公於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辟之於暘方居重淵者也九二之在田則光漸於谷天下獲覩其文明矣故曰利見大人惟有文明之德故天下之人皆利見也明叔之東谷其義豈不亦猶九二之在田耶今明叔登仕版躋

顯頎遭遇堯舜之君以行其所志遊不泥順不豫窕險靡對毀譽弗侵其剛徤之德又合於乾徃而不息守而不易則又自強不息之義也於乎陽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道也明叔慎哉君子之道惟無垢故尊無息故明士大夫之詩若文旣皆言其意而達其德矣予斯言實所以申士大夫之意焉耳所須明叔益富乎其所以爲明者以旁照於斯世上而君下而民近而天下遠而後世一被是明而不窮焉則東谷之稱將與天地日月並峙而立矣豈非君子之至願哉明叔曰予不佞予感矣終身從事無斁矣然而烏可

云爾已也于是書之以爲東谷子草堂詩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巳巳以來蜀民不鈴方土罔靖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填益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辟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於是

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綜厥勳蓋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鼓行來蜀乃於三月辛丑發兵保寧群盜方叛走漢綿勢熖掛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誚公曰此若檮鼠宜先塞其

旁穴夫旁穴茍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乂巡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聞征蜀將士言蜀中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緣壁千人刺予激弩萬夫莫能當也地多草樹密四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躋倚仆跌若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大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士亦多首功者豈敵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軌道耳

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塡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既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益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為奇正自為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脩涵有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勲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為祝之曰頌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

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為盜則公之德於蜀

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為何如哉

送東岡子序

皇上開化厚邦勵精天下之事日日求所以安定天下之道乃莫若屏逐詭遇登崇俊良於是吏部以湖廣按察使員

上闕

上遂以東岡子往迎厥勲

命書至矣東岡子方以執事在隴西留滯數月始得歸省署戒行事歸騎時因過澣西康子之廬與之飲食而別於是康子謂東岡子曰予昔聞諸父師夫堅

者不可磨而磷白者不可涅而緇也公抱德履正九
所阨厄者莫能奪也是天豈無意於斯人俾公戎疾
不殄如此哉天之生斯人也欲致所以厚之之道故
既有賢聖之君以主之於上而又必有明哲臣棐之
臣以任之於下故治定功成民厚俗美也歲自丁卯
以來權臣以刑威持國天下沸然不能安堯賴
天子明聖誅殛而更改之明詔累下矣而王法之吏
一沿餘習以喜怒為重輕故
上雖憂勤於治而功效未彰此其故在官不守度民
不信法也夫上有所為而吏以輕重渝之是示民以

無措而欲民之有措也民惡得信法而官惡得守度刑者民命所係風俗之本也必有所不得則姦宄緣以為利佻倖者習而見之翕然萃於旅矣雖百皐不能治一邑況天下乎故風俗日偷而禮樂不興者法敝於下而上不知也夫湖廣三楚之區強勝之國土廣而民雜號至難治也諸滇蜀漢之處又水旱兵燹相仍民苦於傀儡百不能支一其風俗因而轉移者殆何如也故上以公往隸察之夫持探者至重而維繫者至繁也以公才德與望之盛固可以使湖廣父兄子弟安厚無難矣況湖廣之民今莫不惟公是望

也公其遄往哉東岡子笑而語曰此予素所計數者
吾將往矣於是次而書之以贈東岡子正德八年癸
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序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討勦者以數萬計賊
勢益盛於是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
宣府兩邊之兵以為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
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參將某統遼東兵勦
東路十一月中張興張旺率衆寇長清章丘鄒平高

施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
鎮於是伏軍貞觀鎮候卧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
里四鼓先令斬榆裘寨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遏要害
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譟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為
榆裘所脅挂我師於縐市間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
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
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
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旂及兵仗雜器三千七
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彦名圍花平舜
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劉賊數十人未央

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為百戶縉紳
大夫聞者皆為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東征大捷
詩帙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與平蜀其
過特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
如此聞齊㦲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
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
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鎮之捷張興張
旺者劉齊頡頏之盜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據知府
劉祥不一年集已至數千人直隸山東徐淮諸處所
過傷殘毋敢攖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孑遺此非表

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
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
而往任授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
目覩而悉者
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爲之所邪鄙諺曰治壞
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病痊劇之際者也失
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
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
月丙申序

贈楊秉衡序

夫德與位相直才與性尚比非以表物異數其道有然也故古之明君審官而辨治責法而準式其得也吾從而重之允加秩厚爵豐食足使者皆重也其失也吾從而治之允罷廢詘抑皆治也故明哲不以位貶德才揜性

明君不以私蓄人腐容盡明此六者可以理天下矣

夫表物異數者

天子之公柄天下之公行也俱高而峙矣有山嶽阜岡之異俱深而瀸矣有江河湖海之異此非言高私于嶽言深私諸海其數異也故

明君之務在於操法而定式蓋法備而後可以責法於下式定而後可以使下有準故先有此二者然後因位以植才隨治而審官如此雖有僥倖詭遇之人不能雜進而冒至此非厚刑驅遣也賢者尚一一表辨莫失其小大況不賢邪故曰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之謂也吾友楊秉衡守漢中三年吏部以爲浙江按察副使府寮請以予言爲賀夫君之清德明譽彼士大夫莫不知吾所以致意於君者蓋有以窺識

皇上用賢爲治之道雖堯舜三王不復能過也彼法

式者上操以眡下也由君在漢中凡所以綺埋維持於是法是式者未嘗纖毫遺隙由明主表物異數之道參之使君一日而三陟弗過也況惟是哉君之在漢中也廣教化厚民人斯二者人人之所難也又加之以兵旅饑饉餽餉輸乎未嘗一日少間此雖使古循吏如龔黃朱召莫能一朝居也雖非以棲止召也行遠者未有弗自邇登高者未有弗自卑由是以往君位當益弘而負當益重天子宵旰之上蓋已惓惓埜君矣君尚念之哉

送張閣次序

遼陽張開夫以户部郎中奉
勅監督關中糧儲供饋三邊既逾年事幾克成會
詔至優免逋欠君遂還京師諸公先生各賦詩以贈
因屬予序諸其首簡開夫諸公先生之詩所以道情悃
揚休芬於君之行何非至矣又奚待予言予聞之先
民已然者可指而數無然者難可必而待也此其故
在識測消長逆順之道爾自孽臣專擅以來倉庾
匱
國家之用益殫殫而難支此不能察其已然雖嚴刑
峻法其有所規避者皆可得而擬也夫有所規避者

皆可得而欺則弊愈滋法愈嚴國愈空用愈歎雖百
弘羊莫能給一鎮況之天下之大乎閭夫之來也嚴
於治頑而畧於理疲故民皆欣欣然若慈母之慰已
嚴父之教成也夫事之不集者皆得民傲姓相提背
也官府之令下於民民承官府之孜孜然早夜嚴恐
惟恐其不先至耳彼悍民傲姓欲已之脫者則揚言以
能衆使之勿來欲取以爲利者則食緣縣官撤部運
因以所徵爲皆貸二者不同同於蠹敗
國家之用掛小民之命當事者或莫知求而治之或
治而不及其頑有是故頑者益頑而疲者益倦固非

國家之法弊百姓之抏玩也關夫深知其弊而特治其最此於事何不集為教何不遠邪然又明識其當然之故所為之慶者一能合于先王之道使有所懲避者莫能肆其欺不得於條件禁治之末其老成慎重之氣又足以副其心之所存由是道也雖天下可也何曾關中邪夫饑毅之事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付之司農者其道蓋可見也後世行法理事之臣往往作聰明亂成憲流垢索瘢於民以倖求苟尚之名浮薄者從而效之熙然成俗故賦日繁用

日歟民日病不可支久而弗變則病者且死矣不特
賈生之癰疽耳闇夫歸見於
上庶幾以所見所行者縷陳於前使盡復
祖宗之舊貪婪竊倿之人莫能冀其志則又闇夫
之成事也闇夫勉哉天下之民今以望闇夫矣
奉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還
朝序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既再平蜀盜矣
又北治土魯番西鄙奄奠於是
上以書徵公還朝比過省會陝西鎮巡諸公暨藩臬

諸君子走使來屬予序以贈公謂予知公深凡所以欲致意於公者或能言之夫崧高之作吉甫斯堪江漢之詩周邦惟賴公之崇勳休烈有耳目者所能言也至於要茂功泝源始則有道者或昧而莫宣海何以當之哉布政使李公者以書貴海曰公負蓋世之勳當

上所禮重此大夫御志君子道長之秋也諸公云贈者當以文為貴而儀物不與焉其云文者當以子之言為貴而他人不與焉夫談美德章國休君子之事倫者所貴也予焉可辭哉於是海即諸公先生之意

以獻之公曰

明興百五十載仁漸義摩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罔不尊親變戢此商周所稽難漢唐所無有傳記所稽不可誣也

陛下承太平之統襲治安之後人康物阜何有弗施宜民趨義嚮教彰至仁之澤廣大治之緒乃弄兵犯教侮順抗恩方其橫時殪驍將掠名城倏忽千里捷於疾飈此與夷狄何異

上既累詔優撫宜亟首自繳匍匐踊擗覬萬幸以從

德心而猶性恃其昧致底天罰兇魁既盡黨與靡遺

使
陛下隆神武之名公卿闢議定之勳血流千里士憊
數年此豈
陛下初意哉故蠻夷雖至無狀猶有可誘曰此王者
所不治地遠俗異也民亦乃爾固非冠帶文物之地
於化及乎不及久久張之絃必更久佚之民難令此
長老素論也御議曰操火者可以渝熱捉冰者可以
契冷言事以躬見為得也保佐之位軫轄之地
上意必欲公與共理此正一亂一治之際其更絃施
令之道徹公將誰圖哉盜起於民孫而吏不檢風俗

繇於法弛而辠不當夷狄生於內治疏而外守疲三者當塗之人所畧而不論也夫瘠民不能以自給常役尚無以用而使無所不役安不為盜吏之能者務以羅織求辠掠民無所遺不才者養姦長惡二者雖不同同於驅民此無他法弛於上而下鮮體也夫法弛則維常弗張教化沮廢雖使百仲尼日詣民而導之善弗能也下皆體則見上所令玩而不從必被督責反因為怨故訛言興正理盭禁民自帥其鄉國度不習於下苟以先王之道加之譬之沃膏然鐵毋能灼也故

上雖宵旰憂勞與公卿百執事殫志畢慮而功祥弗
臻蓋意亡素定而行失其所先也民者以吏爲視聽
者也吏如此民將焉循公奇勳宏勩天下婦人小子
莫不跂而望之海承諸公之請安得不以斯言告公
爲
陛下得人與天下生民賀夫行百里者不以九十里
而跲言必至也況公之已行將遂足其百里哉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肅序

正德十年七月己丑甘肅闕都御史巡撫
上以陝西左布政使高密李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地方
璽書既至公於是秉節北行三司諸公咸欲有以贈
公而右布政王公左叅政挪公謂予與公厚宜予爲
言予惟公在陜西最久由僉事副使數年始移湖廣
湖廣才一年則又來陜凡陜西吏民所苦樂雖纖細知
也今百姓聞公往甘肅恨不能留公乃不知
上意所在行將欲公徧澤天下予安敢不盡鄙人之
詞昔公初來陜西予方以憂家居當時瘁瘵處處不
能交賓客顧心獨欲見公以在京師士大夫間獨公
所爲爲難知之深慕之厚也然何嘗待數言即卒能

信公為長者可以大安此宜與執契孰謬夫事非難
成能喻者少耳甘肅之人所不能自聊幾六七載悔
非
天子厚福所祇今安能復有室廬之托父子之愛哉
執事者不以德御下以威立威諸將一切優遊自玩致
虜數梗邊者此非願無狀也夫內治弛縱不嚴敵所
必乘也主吏狃悖謬誤下所難令也昨彭濟物徵趙克
正坐易前人之懲以為之賢則濟物雖至今留可也
故曰以道治危易以逆治安難此非但可以深中其
情當修之人所當世不易者也于當由戒縮所見心

竊自痛根以為士無事調人不已知不能為時所用以濟天下之艱及用之非效以徃徃托世文辭以攄悲於人此無他忘非求實學非求已耳褒公與予言即不甚高遠而措趣悉盡夫考其已事則磊磊然不可得而企確然不可易也幸當諸公之請可畧言之以見公之所採明予與公所由厚非比也

孝廟時何與事詰問言者當時大臣蒙被禮重者無以言也而公以儀制主事抗疏上論至有與近臣首言之禍如此況疏遠乎科道言官不得其言如此況非言官乎

上嘉納焉後有旨起延壽塔公又抗疏止之其論斷
切明著可與佛骨表爭高下
上初嗣位公請慎法
先皇以光丕緒叙述
先皇憂勤天下之意與孜孜圖治之心甚有次第小
王子上書以六千人入貢書辭悖謾公乞返所上書責
其不敬之罪令既伏惧然後許更所上書待議其人
數定允然後來
朝後卒如公議此四者志與學一不可廢也故公在
武選日能殘視擁政抗阻傳奉罔鑊之威不能脅蜂

藹之壽不能塈者公有此道也夫本者末之所資志者事之所待也由公之巳然以望其所未至吾於公知綽然有餘矣茲乎將日望之

送潚川子序

潚川子既有浙江憲使之命於是與潚川子遊者咸思所以贈潚川子或以詞賦或以文學彬彬然郁郁然有老宿之所未見也夫於潚川子之行不亦盛乎康子曰幾乎休哉可以言盛矣未可以言道也道者履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於人以言而不及乎道於章繪什奚補焉抉奇窮瑰奚傳焉修溢泛浩宏博偉

大矣爾焉夫潚川子有道之士也工人之贈也以器賈人之贈也以寶士大夫之贈也以言言而弗及于道猶無言也夫欲贈潚川子何若以道而贈乎夫士之生也莫不挾特所抱以睥睨於世謂可以光明俊偉物無不及焉其行之也千百不可一二謂其志之皆非邪此幾於誣士謂其學之皆非邪此謂之抗越弗達於教然而君子賤焉者以其中不足而外有餘也以其亂是而遂非也以其恢恢闊闊竊其義而資其名也故其名雖賢也如所弗聞焉其行雖利也如所弗有焉此非所以語道者也何若以潚川子履之

所及者語之乎昔灊川子其黜而田里也優遊先王之道若將終身故窮居不損焉在臺察也棄人之所易而尚其難故國是以章焉其守府也畧人之所喜爲而先其畏故民生以休焉按察也植善芟狂亟亟然以行於其所聞是非之際生死既難無悔也故於士之守也有大業焉夫往者今之監也志者行之基也灊川子之於浙江何若一視於所故履而毋以易乎夫長憲者民命風俗之本也惟有所弗庸焉故上疑而下不畏民日就於刑戮不可以遷善而斂德此非官有所不能也治弗以事而行弗以理也朝作而

夕更加乎其弱而不校乎其強此謂治弗以事以神縮訣訐而嚣教以順旨廢實而滋憤此謂行弗以理二者冤民所以結根於塗而上弗知者也夫冤民結恨於塗而兇人肆縱志意此非

國家之福也故愚俗亂獄而固姦小人逃刑而放寇天下之民惴惴焉被躓於齊人故無怪乎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惟有道者深知其必然故因心以眡物參聽以廣情果斷以杜妄執準以正欵力不加多而效長焉辟不加衆而化行焉舜之於四兇孔子之於正卯是也然則瀟川子以為何如或曰天下之人

莫不引頸以望瀟川子使之輔弼
天子以廣雍熙之治而子以是言之此但以及刑憲禁令之事奚足謂道以贈瀟川子以道者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不足於此而通於彼吾未見有行焉者也吾聞之也君子之言也不舍其近而踰其遠由是而之也雖天下可指掌而治也奚謂弗可以贈瀟川子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關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於是則能有以熟知沈子之爲人茲沈子秩使憲滇南矣沈

子以書抵予為別予以疚癖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意告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驊騄所以稱良馬者以其德足以致遠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之居諸身者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愁苦不能休息者

天子嘗以蘇息安妥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棘也夫由近之所行而不易雖悉蠲征賦之令而民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豪民倚埶而噬弱故貧者抑志委心甘為人役而鈞

利之徒洋洋然横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關内盖嘗求是而治之矣既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而治二子之治才一年而關内之民痡如綫梟上吏虐恢鮮齊貿苟務姑息忽經制畧肯察民安不然故愚嘗以為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興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既嘗以是告之矧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蹟也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縷陳不繁焉沈子何子其道一而已矣夫久通之市必逾久張之絃必勁皆不俟先

民之訓而後知者也奸吏豪民之治不嚴從以區區小過細事詰罄覈切非所以求之法治之外者也令之言者曰貴近科擾官吏疾首苦心而莫能拒其至大者然止一索而止姦吏則緣是以趨五倍之利豪民乘以先輯速報者又輾轉藉倚是以什而供一也彼貴近者固莫能遏已矣此緣貴近覬民者吾亦不能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獵較之道也奸吏豪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即甚很無厭見求之難如此不俟再求而心已勸矣此姑舉一事以告沈子耳

沇子愛民信法崇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徵有多見也民聆聆于上之治已也今已數歲無驗矣子不於沇子望而誰望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藍鄢諸賊為患蜀中者已二年既伏誅後復有廖麻子起川北方四起李崖井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陷南川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瀘諸軍望鋒而潰亡敢攖者都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有敘瀘之捷遂檄公巡川東川東諸兵事皆以屬之

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於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以施南兵阨綦江路吾宜躡而蹙之大埡與爲夾擊此至計也於是俘斬萬餘人賊懼走乃追諸永澄壋東鄉坝搀㯭箐瓮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敢反顧自蹂踐死者若積薪刈臬用兵以來此大創耳然特山谿崛崄饋餉弗繼氷雪凝沍而又士凍餒不可支公自徒步躑崄勞苦慰勉故士人之感悅用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土兵以久役思歸林公召諸公急還徵兵公獨以民兵數千襲賊後賊攻梁山幗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遁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釃

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倉卒未諳吾衆寡必急擊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溪及鳳凰山連破之於是賊走廣利寧羌掠食而巳廖麻子在漢中聞若此因内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爲然公曰此所謂急則求撫緩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全蜀之衆受侮於賊乃縱兵追擊於清風嶺歌陽寺大破之於是方四賊爲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者巳數千人川東之賊始減小矣廖麻子益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遯而公帥兵追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江轉川西往來漢城都之間以危言恐臨江市於是主者以我師老憊議

招益堅公極論不可唯餉兵戒士籌計攻討會臨洮

市父兄輯子弟數萬人拒賊弗納賊屯新梁相持者

月餘而新梁民又欲謀變賊乃去新梁復縱横漢州

勢延蔓不可支矣

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彭公來視師公首陳平賊之

策凡若千言彭公嘆曰不如是賊不可平也乃出潼

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惠遂空喻賊以千餘人由

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illegible]從若流竄九三日追兵未

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會有

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益

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厲士卒謹要害賊遂不能更西於是又勒兵刈馬嶺絕其東犇屬副使曹某都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向賊而已出高坪銅鈴歷抵平桑覘視緩急至烧刀溪戮渠兇七人賊計窮始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三日賊已相率來而喻其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

上進公右副都御史

賜以

璽書及金帛優賞之焉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蓋數聞焉故知焉公先後詳細如此

國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蒙被荼毒不能何故奸猾者輒起兵生亂賊又瞯知兵戒弛玩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覈其誠僞輒亦信之頃愈無所忌憚覬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馬公安司之也林公覩事見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書所擬者此其數豈宿時裝定邪未幾內江人駱松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戮也乃勒兵坐境上令人傳檄諭之其衆果散去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曠役四年矣猶擁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總漂魁

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屬戍者當何如也茂州羌悉衆圍城城水盡圍急公遣人諭羌以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授方鑿井以待圍解茂人因謂為馬公井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聖人之所慎故學鮮傳焉馬公由書生起家有大宿將之所難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其馬公謂邪予聞渠縣有兇人嘗戕其居民闔門死焉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之方匆匆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昭禁使教道顯明非確然長者不能陝西按察使邵君文實以四川諸

君子之書謂予曩爲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當有言以引所爲百代奇勲詩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理於群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知王先生於是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不識其指意所在皆以使者爲賢明能獨知王先生也夫自

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予於關中得二人焉高密

李承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清而靡汚子然弗淫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孰可驢乎其心報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請於王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以王先生爲不可凡仕闕中者又闕中士大夫皆以使者爲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瞷長者之度是卒以自狀其奸諛譎險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王先生哉於是王先生奮然若曰我知請恭執事私顧靡奕爾矣夫行年若吹飈奔矢也我奚可以其潔而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

上與大臣皆莫得而留焉於是王先生浩歌以就駕大揖以謝客又忻然若曰田爾而耕水爾而釣吾得返吾初服而已吾又安知所謂毀譽榮辱何物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曰若王先生蓋古所謂仁人長者增之而弗崇絫之而弗卑者也彼奚以是爲有無也於是誦說我王先生一至於無窮焉下庶民小子跳而遂號泣而後先者不可以億萬計嶽西子聞而嘆曰王先生所以自爲者其獨索若是也夫豪傑之士不以丘壑之死而輕名於細大況若爾哉茲所以爲王先生者也於是次第其事以贈王先生

對山集卷之三十二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王荆山奏議序

荆山公以兵部尚書起督三邊軍務丙戌春三月駐節固原問疾苦汰宂懦齊法令謹烽堠不踰年而士馬充斥䶵餉饒裕乃人人思戰矣今年夏六月虜長驅入寇公遣將力討平之虜悉遁去蓋邇所未見也進士楊君經取公先後規畫邊務及論列將攻諸疏萃彙成編題曰荆山奏議按察副使帝丘桑君汝公将遂刻棗以傳托予序諸其首夫楊君之意豈不以此皆公精神心術之流布凡今日所以建大功樹令

名者孜其夷居所論大抵然也昔公以監察御史治關內其處已行事長老見者已以公輔之器目公是時予方承乏翰林公自陝還京予數與公遊歎長老之言果能窺契盛德如此乃桼君刻此而又示予以所願見安知天下願見公之緒論者不與予同哉夫事成之於見而原於學故切中事理推之而準動之而善也從古以來聖賢如周孔未之能違焉今天子勵精於上正須老成持重之臣建明於朝都俞吁咈之餘將使天下之民與被堯舜之政至於無窮是又不但三邊氓庶之獨幸而已公以為何如哉夫

民今固以望公矣嘉靖六年丁亥秋九月六日庚辰

序

姜武功平賊序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嘅嘆興懷焉曰嗟乎何至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迤邐未艾也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一興阜之力可捄也乃得廵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廵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則吾所謂賢且才者也失茲不言禍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

其地事十年後必有大變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溷溷乃藉是將要以為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喜其重賂二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伸者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伸意行訣於伸云伸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舉熈然從伸而伸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修武來者雲集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迺於嘉靖乙酉秋集

黨寇乾州賴州之士大夫暨守力禦之日晡逃去走
南山結銀兵復謀北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
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令曰仲華皆嘗
梁子徒以妖師扇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即果南
奔礦塲必假道立節橋頭凡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客
候其至共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爽賊果至諸村
落人執梃拒賊賊悉從涉渡逃去獲馬及器物村落以
馬來侯即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直此於
是人人奮志思獲賊矣日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仲所
給號帖已署有偽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涇

咸興醴愚民為賊惑者舉不敢南邁應賊賊居鐵爐菴五六日侯應不至始決意趨礦場又二日賊首悉為干掫輩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束獻馘醜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　朝而侯之規畫誠已奇矣武功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破賊合衆南下必先丼心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壞又安有今日者于是繪圖請序述其事於首以報侯保全之功滸西子曰仲之敗人知為掫輩設巧善獲然猴輙即衂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扎及匍匐洪

消志灰然盡公老者自老之請殆亦有所見乎故予重之
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奉壽遂庵先生詩序

我遂庵先生以盛德大學儀刑天下關中之人親炙
之日視天下加多焉故其感戴欣慕之情至於不能
自已非私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報也厚即先生固
靳之亦不可得矣今年冬十二月十又七日寔惟先
生初度之辰而先生之壽至是蓋七十又四矣此天
之欲壽乎
國家必先產明德之臣蓋之以壽考居之以穹位使

佐

明辟佑元化也吾鄉都御史盩厔馬公宗大萃關中士

大夫嘗遊先生之門者而語之曰吾輩所以不原乎

先人之訓能自立於天壤之間者先生之教澤也今

先生之年日高而吾輩之違先生益遠七十古稀況

益之以四借歲有所圖能寄壽於先生之堂其於百

歲僅二十六年耳吳不敏茲有祝願之辭願與諸君

同賦以致於先生諒惟諸君之意無殊於不敏也士

大夫曰此正吾人欲致意而不可能者幸公有以教

之於是各述其所賦之辭以輸於宗大宗大乃標冊

求善書翊日帙成顧海曰須子述序士大夫之意於
首海得川之三數讀其冊矣乃作而嘆曰古今人以師
道感服天下者孔孟程朱之後逮先生繼五見爾其
他雖不可勝紀皆弗犀此五者即綢繆結固君子何
取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又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誠斯
言也則士大夫所以感戴欣慕於先生者蓋得其養
者深故感戴欣慕其德者至於不能自已若是是與
七十子之服孔子奚異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於上先生以元老左右廟堂正天下

仰沐深仁至治之日陰騭於民既厚且固神之監之方將與天同極永禋淳化區區百齡何足言也宗大曰此正一不敏之微意遂命書之士大夫歌詩之前若引起其忠義焉嘉靖六年丁亥冬十有一月丙子序

奉壽毅庵寇先生八十序

成化弘治之間山西有二君子曰毅庵先生裕庵先生二先生皆出榆次寇氏同時為榆次學生諸提學每試輙以二寇比之曰山西有二寇其文章行義流輩莫敢望也後裕庵登進士為大理寺副毅庵竟失意場屋應貢上太學拜定州判官以子今巡撫陝西

都御史子惇之貴兩封為應天丞當毅庵在青監時海季父長洲公公寔與之遊海每從事几杖殊欽先生之名德以為非世所恒有也乃亦卒困於行夫德厚者效長行高者履泰天顧獨嗇於毅庵先生耶此不於其身當於其子孫矣不然詩書所稱天人之際將荒唐弗據乎已而吾友子惇登進士位顯順矣又十八年猶子子立中解元第進士為戶部主事而孫洋與子立同榜舉人詩書之肖大江以北曾不一二見也天人之際豈不信哉今年先生壽當八十八月二日則先生初度之辰也子惇迎先生與其母夫人

來關中與觴奉壽海伏慶滸西賈樂聞其事因以署蘇之酒一卣迓壽先生於子惇行臺因謂先生曰以先生之名德丙魏將相之業唾手可致乃阨輪於初不能少見其抱負吾子惇既與先生致身青雲之上所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悉措之行事先生之志可謂不負矣乎裕庵不幸早卒遺其孤於先生先生撫而育之教而善之而子立者果奮迅成立又登顯位矣先生之於裕庵可謂不盡心矣乎世固有子賢而孫不肖者故父作子述孔以須周洋之溫恭勵學不日登進士退休寵則先生之孫不可謂不賢也子淳以三品之俸養先生與夫人伉儷同老致滫瀡極志意謂先

生之養為尋常不可也壽期既屆上自節鎮鉅公與藩臬重臣洎關內公卿大夫莫不拜壽先生於堂先生以康強之身穹隆之年對之罔憊困不可謂不朱亦不可謂非福也人之能自致者行義文學爾而此數者有一非天則不可得天之所以畀是數者胥畀之先生正先生之德能契乎天而不違也子惇篤孝慎脩一是以若先生之志將見陰隲於民厚而天錫於先生益無疆矣願先生懋承天休千歲逢吉因舉爵三上先生焉先生曰願如夫子之所惠矣遂書之以為壽先生序

送朱升之序

夫折堅斷劲剸犀劘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湔濯落鑄煅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肩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梗柟松柏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穀題名於秦稷子臧疆迹於成宣

二君者寬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
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若甘其思戮身於鄭武伍
負戚尸於鴟韋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
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蹇身死用弛也蘇婆谿子提
學閨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
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抗細人倡之
衆人和之故偏者見汙純者見疵使
聖天子公卿之明少爵於春穀威宣則婆谿子安脫
於羣口也令比周成俗苟且持諭非一日之積也故
私者蒙賂而愛者見援咈者被詘而異者遭遣彼徒

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興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衞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矣

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辟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卞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廉清修絜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衍以熟覩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抗有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友之矣聞凌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敘而贈之

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甲戌夏五月

序

送太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遽別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以予為言贈先生焉夫師生之際敎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者先要結而後執則昧理者崇虛飾而乏精典茲二者其始也覩焉若親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而其究也颯颯焉興怨焉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物

誠而形本實而成自然之應不可強也上以偽劫其下則下以詐效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持此以往將安極哉大筱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教化廢壞者上下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壞亡採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具以科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懵然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乃何者怔怔惕惕若前日耶故泛者畢定傲者畢諧崇其實而脫其偽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夫諸生欲贈

大復先生歸而予泛交其事如此畧情而崇言者蓋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教化之責者其理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已事今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教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行豈孔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慎也安有高宗爲之君而說終傳巖者也蓋有疾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予言贈先生焉

送陳禹學序

曹郡陳禹學為陝西按察使甫三月華州之變既上
公卿議可以巡撫華肅者莫如陝西按察使於是以
公為僉都御史巡撫華肅諸處
上可其奏畀以璽書須行按察諸大夫謂予曰子於
公為同年且厚宜予言贈公行予應之曰往者肅州
之事非公不可為矣乃今復欲公行事可以護華肅
之守矣敢不敬承諸公先生之意哉於是即諸公先
生之意以告陳公曰𦣻嘗聞傳記之載詳矣夫聰者
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言事幾之至其體幽隱而
其見至難也故君子審幾逆勢貴先覺見其必至而豫

致其所施是以泛應曲當鮮膠柱倉卒之患矣武公
抑戎方自洒掃庭內而遂以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遏蠻方何也慮貴遠憂不遺近也蠻夷猾
夏獨以西北爲言者其力與諸蠻夷異也制御之道
廟堂嘗憂之矣然其要在用人審爾誇者鮮實而貨
事勇者乏謀而罔功儒者委靡而老師三者非疆圉
之福也漢唐之策惟充國光弼之度庶幾能先覺豫
致者矣然壓恢之人猶以爲不便拖難議也則是人
豈易有而世孰能俱信也曩時肅州之變予在弘治
之末已憂之矣乃蒙

宗社靈聖直俟於此始發之此天之所以待豪傑也
夫虜所以潛度中國者凡二十餘年輕忽不習之人
易以爲常養其姦豪利小貨賕大畧雖井泉以南不
失者幸也而其甚與者乃不若今日腹心之内受制
若此其所聽所見安在耶直蠻夷蚩蠢弗乗耳故
廟堂之計特托之公所以憂疆圉甚熟且大也曩公
以頃刻談笑定肅州之變當是時番漢千萬人之命
若反手也説曰發後乗視前行今日之事非見之審
而斷之决雖穰苴淮陰不能爲也
天子飛龍之初所以震慴四夷控制萬國此其逆威耀

德實自其肅始故諸公先生望公特厚而予敢以芻蕘為公陳也公以為何如哉

贈少參陳君平涼遺惠序

陝西之府地瘠薄而民貧敝者莫如平涼加以宗室繁衍邊徼往來豈惟州若縣難府顧愈益難也頃以王府祿米詞訟號為才守者且托事以歸吏部推擇其員命甫下而求罷者雖其人表表時名乃望望焉去焉撫按蒞及其境宗室遮道訴論揮之莫去應之弗勝而守巡又紛劇

諸務者凡民之休戚事之得失吏之滅否日千萬以萃之而祿糧之伸縮支給之曲折惟守巡焉是司由弘治以來其克以稱是司者寧寔未之前聞況加以災沴饑饉之變與庸吏鄙夫固執欲以俄頃之際成百世不刊之功樹安養休息之業免虜掠昏墊之苦哉此予於少參陳君之分守平涼重以興懷焉去歲丁亥六月平涼城南之溢其禍之際

國家百七十年所未有也士民莫不以築城置防望之官曹而知府乃獨難之惟君慨然以為己任曰往者虜所以卒至於關者正以關無壕塹焉耳今又嘗

水災失兹弗理民将焉頼於是請其事總制王公巡
撫寇公巡按張君刻日起工民之從之比若歸市甫
及六月厥叙用成老穉懽呼婦子咸喜雖君之才識
有餘而心之為民弗能自已者可因以具見矣故力
犯羣議而克綏膚功亦士君子自然之効也平凉舉
人楊生延美張生作嘉君治行過予請序以代合郡
士大夫庶民小子之意予重感君之能以君子之道
治斯地也因遂以平凉之難治者推而言之近予自
華山西歸過長安平凉
宗室以禄糧弗支喧於撫臺凡數十人寇公附髀嘆

曰安得陳君與處時君守關内平賑府東予會諸臨
潼見民之誦聲純然長者也觀魏公之言則楊生所
以致意於君者豈其私比哉御史端君者正人也道
過平凉之事以為難能則楊生之言益將有據矣

瞿母太夫人王氏身後旌表詩序

吾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瞿公志南生四歲而遭背
於先公太安人辛苦備嘗以撫志南煢煢一室餘年
三十雖鄰里姻戚不能識其面遠近聞者莫不以太
安人之操難能顧籍隸戎伍官曹未有以其事
上聞者迨正德戊辰志南舉進士為戶部主事會有

貤封之恩太安人被與寵光安享榮養值撫寧衛指揮陳勲具奏乞旌表以勵風俗方下禮部覈實而太安人旋卒京邸部以時制殁者不舉其事遂寢志南讀禮於家值人有自吳下至者出大理評事李吉乞旌其母陳氏守節奏牘刋冊與太安人事若符契比終制援例懇請於
上有命允旌宅里志南且喜且痛以為太安人平生清苦萬狀幸獲微禄以養而年不逮享僅及六旬倏爾淪逝及蒙　旌表㦸典又爾不克躬覩一時縉紳士大夫聞者莫不傷悼或為歌詩風詠其事卷帖盈

櫝王映金輝僉憲張君履謙者志南之鄉人也數重
太安人之節以書抵關內諸公及鄉人諸君子益求
詠歌以明颺太安人之懿謂海厚知志南宜序其事
於首簡海聞太安人之德熟矣顧可以荒野辭耶當
先公之訃初至號泣之極太安人瀕死亦數矣忽以
舅姑高年在堂是思遂忍死以圖終養雖在寠屢而
生事死葬物備禮盡悉無遺恨丈夫所不能而太安
人獨能之視古之人奚愧也志南言其就學時太安
人教詔之意尤極懇切每夜誦習則太安人燈下執
女事一日其長飲於所親歸晚太安人責其曰吾不

能為若毋矣其固長跪請罪太安人始持其泣曰爾父宜念也爾荒怠若此是能念爾父耶是使我無面以見爾父於地下爾何庸焉蓋至是志南益自淬礪以求無負太安人之教故成名亮德一時知名之士皆莫之及者太安人之教深遠矣海惟人之成德雖本於天資學問而其薰陶漸染之力亦不可誣也太安人以苦節自持終身益嚴而志南克篤孝思迪哲於明如此又以見天之所以臨監於下者其感通昭應之妙的有可徵又如此先公之盛德太安人既以苦節教之是雖桴之應鼓影之應形何啻孰

聖天子以仁孝化天下尊用德性登崇俊良而志南復以孝道節鎮大方行政施化吏民寅畏感慕有韓范之風則太安人之澤又將以及於無窮身後之褒贈方且有加未艾也豈止於前日表章宅里之一事邪海不佞願書以竢之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夫因情命思緣感而有生者詩之實也比物陳興不期而與會者詩之道也君子所以優劣古先考論文藝於二者參決焉孟獨與予同遊南山及韋杜鄠之間凡十有餘年每有所作予輒稱善今其履益深

而辭愈達矣非有以神會是理優游斯道其何以然
哉一日孟獨過予澥西山房出所為詩十餘卷予取
而讀之若飽謝復出沈宋再作頗幸相得之未晚也
因與區裁其體而講訂如此嗟乎　明興百七十年
詩人之生亦已多矣顧承沿元宋精典每艱忽易漢
唐超悟終鮮惟李何王邊洎徐廸功五六君子蹶起
於弘治之間而詩道始有定向繼而孟獨接武於正
德之季一時作者金石並奏斯
皇明有大雅矣於戲休哉昔先兄德聹嘉嘗奮起於
成化之杪矣顧天不假年弱冠而隕篇章雖存神化

未逮識者憾焉夫弗因于情則思無所命是不緣感而有生也故比興不明修飾無據雖盈笥積櫝將何以觀哉以是知孟獨之詩當沛然傳世也撫臺劉公嘉覩斯集慨欲板行值予東遊華山再過杜曲太守李公裴潢見示因遂書此序諸其首而且浒我 明詩道之盛由於諸子者又如此云

樊氏族譜序

陝西按察司僉事樊子以南出其家譜一帙示予凡十三篇不遠冑以誣親不撰美以欺世蓋古人之所難也昔予嘗修先人之譜矣定例義以示空同子李

獻吉氏獻吉以為可觀後獻吉為李氏譜則采而用之又數年予為母氏族譜涇野子以為直質與之謂予獨無遠胄撰美之嫌如今少南所撰者焉讀之三復乃知英雄之意凡有所為則一主於是而不計其他益又為古人之所難也梅國與研岡之序道之詳矣敢敬題諸其首以為作譜者取法焉

邠州志序

池先生既成邠州志邠州士大夫善池先生能以事實訓於其鄉人于是刻池先生之志來武功以予為序明池先生之休光予讀之數四乃有以瞷見池先

生益信池先生之為人云乃序曰予自齠齔見古昔先生之名必稽問所自以徵其生始故凡天下郡邑之記靡不究矣然要其成名若池先生之志其或庶幾乎夫孔子之言曰行遠必自邇也其意曰苟弗能得其邇則其遠者何可言也若池先生之志其或庶幾乎彼志此者之志曰吾由是極其詞矣厚求其修飾使吾郡吾邑由是嵬嵬然聞于時人然自其矜簡人已厭射思靡矣乃文稽援上世之說至于無有紀止是以益重誣于古人皆悖謬不知道予竊傷之焉今觀池先生璞乎若無以自文也限乎若無以加說

也纍纍乎綜綜乎若無以為視也乃其事實煥焉華焉雖惡已者何可能廢也此其可為善道有理不夸遠矣夫志者史之餘也史者信之成也彼極其辭說後求其修餙何可以言信也正德五年庚午二月壬子序

史記序

太史公作史記百三十篇由黄帝以降訖於孝武之世傳記之所載故靡有遺矣然學者多尊師其文而莫得其書有志之士憾焉予曩遊南都觀太學之所積則年歲久遠刓蝕過半盖自中統抵今翻刻者鮮

是以良本絕廢闕漏罔稽魯魚益繁亥豕靡擇斯固士大夫之責耳矣於是博採旁捜十又餘年始得斯本若獲珙璧乙亥冬將謀於梓用暢宿懷然其所有則但紀表世傳而八書逸焉間雖補之繙紬所藏差謬又甚脫簡彌滋於是殫心竭思繼以日月參牴群册斷擬至理頗謂苟完斯典不墜前聞自丙子八月至此踰歲刻成咸謂當有以志所由來故輙爾漫及匪敢微効茅求茲文若夫孟堅所論龍駒所稱則自有博雅君子折衷於聖人之道而是非得失因難以一人之言盡萬世之議者也至於黃老之談蓋當時

折尚行已有徵非先之也其云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斯可為名言實錄矣夫列傳先夷齊而後管晏所以尊高節而賤功名也老莊申韓至同傳焉此其意云何司馬貞思欲續成先志及謂靜躁不同德刑亂舛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欲柱史與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則所以云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者矣豈未嘗熟讀而深思邪蓋既成一家之言又安能悉合于衆人之意鄙諺有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難矣哉難矣哉

瓊山王氏族譜序

瓊山王氏五世孫瀟仕為河間東光縣學教諭考功來京師因客見於康子曰瀟得承於先人之業者自先人有以垂之瀟也吾聞之君子焉曰毋廢爾祖考祖考如為爾貽爾則毋悔其爾兄弟尚爾祖考之靈神爾既毋悔厥貽况祖考之靈神故克篤九族以昭考也舜舉世官以延福也瀟有先人之業寧不思以永懷先人之受乎乃出其譜焉曰瀟所以受之於先人以承焉者也夫子其寺乎大夫廣辭以修欲其章也因名而親重其世也瀟曷以辭之不修以泯沒先人

之迹耶願夫子子焉康子曰孝不費辭以尊貴也羡不簡文以明章也王氏其有大於瓔乎夫先人之所受孰不欲其長也所貽孰不欲其則也不及其殁身罕有能嗣矣王氏之譜自於振祖之世振祖之子廷器既嗣明之廷器之子瀌又嗣明之侗侗然惟恐無有君子之言使其先人之貽者不重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孝道之應也王氏其大於瓔乎當自瀌子之子矣瀌謝曰不敏不足嗣於先人今幸夫子以寵顧告來裔使勉矣譜曰始祖功拜武畧將軍自宋元之際來官於瓔功卒子德元嗣之德元卒子拜

珠不嗣廢為布衣拜珠之子和和之子振即廷器嚴考諱振祖者也振祖以上皆孤弱不繁至廷器之世數人矣子瀌之世又數人子瀌之子以下蔓引莫可勝紀故王氏赫然大也

對山集卷之三十三